



宋道氏錄卷之十

龔聖予附錄四

龔聖予小傳

姑蘇志

龔開字聖予號翠巖山陽人嘗寓于吳博學好古負
才能尚節氣而甚遠于經術間為詩文皆清勁古雅
遊戲翰墨為山水人物尤卓絕不凡時多尚之嘗為
韓蘄王孫亦顏作清涼居士圖清涼居士即王也涼
帽野服控一長耳二三童子相後先遨游湖山間且
題曰王有補天浴日之功而自逃于佛乘有驅貔貅

洗河洛之志而自晦于騶駟之上悲夫想像其布置
及所題之辭槩可見矣居吳之日高郵龔璠為忘年
友時人謂之楚兩龔以比漢之兩龔方虛谷嘗稱其
詩老筆有骨議論典型平生髯及腹行走如飛意氣
令人感動

桑海遺錄序

吳萊

項予嘗從鄉先生學見福唐劉汝鈞貽書括蒼吳思
齊子善論文丞相宋瑞事云自江南初起時崎嶇山
谷購募義徒耕田洞丁造轅請甲伏不啻數萬而尹

玉寔為統將大木冠指麾衆皆詣闕感恩泣求效死
已而當國二揆交阻用兵帥無宣諭卒無犒賞盤桓
月餘僅令守姑蘓一路張彥提重兵居毘陵且有叛
志尹玉竟以絕太湖柁橋首尾不救而溺死未幾獨
松告急朝廷四詔政府六書趣棄聊揖援根本一日
一夜倉皇就道及至行都而獨松遂以破陷復令駐
兵餘抗守獨松朝議不一衆心離散會有尹京之命
餘慶遽奪其印不予漢輔遁德剗遁北軍入城與權
又絕江遁乃即日拜樞使又拜右揆補與權處且令

往前講鮮毅然請行及被囚以北中道奔逸收集止
散無兵無糧天下大勢去矣帝霸交馳正偽更作是
不一姓當世之為大臣元老視易姓視閔易如閱傳
郵况當滄海橫流之際而彼乃以異姓未深得朝廷
事權欲隻手障之至死不屈微箕二子且有愧色于
宗國矣其書大約如此予後又獲見淮陰龍開所作
文宋瑞陸秀夫二傳蓋益詳焉方唐末五代之季藩
鎮跋扈武臣驕矜君臣父子之義不義明而土地甲
兵之強類無不欲黃屋左纛自為者先宋知其然一

且踐大位即罷諸節度兵符遽用儒臣以為治終不
足以盡復乎石晉所割之境土迨乎宣和象亂北兵
南下急若建瓴曾不得乘一障設一堠而遂至奔亡
不守後宋再造東南區、山海之間內政不修外猶
恃夫江淮以為固以之南北夾攻而汴蔡之藩籬自
撤其蔽荆襄受圍鄂渚有警巴蜀侵陷廣西之烽烽
以不絕此其國勢垂盡受兵處多殆如囊中探丸圍
中逐鹿無復有潛藏坳伏地矣所幸者天下學士
大夫二三十年祖宗培養作成之澤薰蒸者以忠臣

義士或死節或死事蓋無媿焉卒之宋瑞秀夫前後
死國情忠激烈誠有在于天地而不在于古今者嗚
呼吳晉陳隋之變豈有一人若是哉龔開者字聖予
少嘗與秀夫同居廣陵幕府及世已改多徃來故京
家益貧故人賓客候問日至立則沮洳坐無几席一
子名俊每俯伏榻上就其背按紙作唐馬圖風駿霧
鬣豪駭蘭筋脩畫諸態一持出人輒以數十金易得
之藉是故不飢然竟無所求于人而死志節既峻倂
觀甚偉文章議論愈高古至為此二傳大率類司馬

遷班固所為陳壽以下不及也此其人殆亦無負于
秀夫者哉予故私列二傳以發其端詢之故老徵之
雜記題曰桑海遺錄且以待太史氏之采擇

吳萊字立夫浦陽人七歲能文屬凡書一日輒能
誦迨祐七年以春秋舉禮部不利退居深裏山中
益窮諸書與旨多所著述柳貫黃潛皆一時聞人
咸所推讓卒年四十^有四私謚曰淵穎先生

宋文丞相傳

龔開

文宋瑞諱天祥吉州富田人初生祖父夢宋瑞身騰

紫雲而上名曰雲孫長而字之曰天祥寶祐乙卯歲
大比以字為名應舉得荐改字履善明年禮部奏名
廷對策有司次在五奏讀擢居第一父留旅舍感疾
及見宋瑞成名而逝護喪歸廬陵服除檢會授承事
郎僉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宋瑞入京行進士
門生謝禮將之任會鄂渚交兵吳丞相潛再相入內
都知董宋臣主遷幸中外洵、宋瑞上書乞斬宋臣
以安人心及團結抽兵破資格用人數事不報還里
景定庚申除鎮南軍節判主管仙都觀歷秘書省正

字著作佐郎為郎試郡知瑞州再除禮部郎官提點
江西刑獄公事改守宣城麾節中外踐更不嘗及往
來周行人猶以清要望之其權直也賈似道托疾歸
越乞休致而寔有要君之心宋瑞草不允詔裁以正
義是時王吉多先呈藁于權臣而後行宋瑞徑行且
無所避忌似道使臺臣奪職除湖南運判俄以提刑
知贛州甲戌冬十有二月北軍渡江乙亥改德祐壽
和聖福太皇太后垂簾與幼君同聽政詔諸道入衛
宋瑞除右文殿修撰樞密都承旨江南安撫副使知

贛州尋兼江西提刑進集英殿修撰江西安撫使夏
四月領兵東下權兵部侍郎仍舊職丁祖母憂改官
承重既葬起復搃兵起發吉州中途進權刑部尚書
領舊職八月至闕駐兵西湖除浙西江東制置使兼
江西安撫大使知平江府進端明殿學士領舊職出
兵援常州敗績獨松關危急趣師入衛進資政殿學
士浙西江東制置大使守獨松關丙子正月十八日
伯顏丞相駐軍皋亭山是夕陳宜中遁去十九日甲
申早除宋瑞樞密使午除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

路軍馬已而解兵權詣北軍講解二十日詔以資政
舊職詣北軍留營中明日宰臣吳堅賈餘慶率廷紳
以國降勤王兵盡放散二月八日北軍遣宋瑞偕祈
請使俱北十日至鎮江三十日宋瑞夜同其客杜澥
及廝役共十一人以舟西走儀真三月一日入儀真
城後三日郡守苗再興以閩府令命紹宋瑞出城以
輕兵護送出境聽所之經維揚不見內從者四人止
去趨高沙道遇哨馬殺一人縛一人去宋瑞與同行
伏廢墻得免歷七水寨由泰至通州所歷諸郡以閩

府命皆不見遵海而南至温州謁景炎新主授通議大夫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辭改樞密使同都督駐軍南劍州入汀州移漳州龍巖縣至福州進銀青光祿大夫領舊職仍經畧江西五月入贛州會昌縣六月戰雩都乘勢遣兵攻贛吉斬汴州偽天子黃從臨洪袁瑞豪傑並起應之興國黃州新復號令通江淮已而吉贛兵敗移軍惠州至崖山朝行在所封信國公職仍舊封母齊魏國太夫人其九月丁齊魏國太夫人夏起復十一月北潮陽移北海豐

二十日北兵追及所將兵潰被執已卯三月張元帥遣都鎮撫石嵩管押宋瑞北去至會同館赴樞密院見博羅丞相張平章及諸院官博羅丞相令譯者問德祐爾君何為棄德祐別立景炎豈得為忠宋瑞既失國二王在南中立以存宗廟社稷豈不為忠從懷愍者非忠從元帝者為忠從徽欽者非忠從高宗者為忠衆皆笑忽一人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來歷二王何所受命立不正豈非篡立宋瑞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之兄如何不正踐位在德祐既去天位如

何是篡陳丞相奉二王出宮具稟太皇太后之命如
何是篡陳丞相無所受命博羅丞相曰若將三宮走
爾是忠臣不走出城與伯顏丞相一戰決勝負此是
忠臣宋瑞曰此說當責之陳丞相他人何預博羅丞
相又曰既知做不得如何又做宋瑞曰譬如父病在
膏肓明知不可為豈有不進藥之理不可救則天也
今日文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用多言歲在壬午乃
至元十九年也于是祥興止且三年矣宋瑞囚中作
贊并序曰吾身居將相不能救社稷安天下軍散國

止辱為俘囚其當死久矣被執以來欲引決而無間
今天與之機謹南嚮再拜以死其贊曰孔曰成仁孟
曰取義惟其義盡是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
今而後庶几無愧宋丞相文天祥絕筆龔開曰僕見
青原人鄧木之藏文公手書紀年皆小草首尾備具
因求得贖本取其本末為傳與趙陸二傳並存而有
感于古之立國者權臣握重兵在外必有重臣居中
以制之若國之危殆則權臣與重臣合而為一正須
敵援相應此又一時不可同日而語宋將止兩淮重

鎮居西者無議焉而東鎮又在遠地文公自江右提
烏合之衆入衛遇戰則北及獨松失守一身在朝擁
將相虛名而遙解兵印駕單車稱使者不辭徒曰抒
君之急云耳使事有人未聞都督軍馬為之而受執
者也五代時李嗣源告莊宗曰王彥章敗段凝未知
縱知救兵必度黎陽數萬衆須舟楫豈能一日而濟
此去汴不數百里信宿可到汴既入段兵何施蓋是
時梁朝虛內重兵盡在外故唐兵肆行無忌嗣源以
千騎先鋒至封立門扣關而入梁君臣束手相顧而
已嗚呼似者尚可取鑒况身親之以此知兵力與天
時人事未始不相倚為用也

宋陸君實傳

陸君寔諱秀夫字君實一字寔翁楚州鹽城人生三
歲父母携抱避地南來居京口北境幼出從師肄業
聰明穎悟異他兒郡有二孟先生以宿學教授生徒
大小學多逾百人知君寔不凡刮目待之舉學子文
下筆有奇語不待師煩日進不休年十五應鄉舉得
貢補太學牒非其好也後三年歲在丙辰用鄉書登

乙科是時殿撰章子美瑛居京口負時望以兄之孫
子妻之因留婦家需次淮尉李祥甫庭芝制置淮東
君寔當飲 而同年進士錢淳甫真孫于制置使
有連姻又殿撰贛塔于是相携入淮南幕府淮尉書
考歷而已淮南幕府號小朝廷人物如林淳甫與君
寔能自植立其為人沉靜寡言與人交不翕，熱凡
僚吏因公事過門要以主賓情接為貴而君寔過然
托處非謝舉謁告未嘗過閣有集慰尉持敬尊俎間
終日與衆客俱過制使以此雅器重之不欲撓拂其

志馴以舉格改合入官三遷至主管機宜文字分擬
諸房公事職無不舉京湖制使呂少傅薨詔李制使
改鎮江陵君寔仍以機宜在行襄陽失守李制使投
閑寓朱方君寔與親友朝暮見不以前疏為少後密
為多日從事詩酒如在山林間也未幾印制使應雷
卒于維揚閻治大敵壓境人心易搖金字牌命李制
使往維揚用乙夜絕江小駐瓜州維揚出鉄騎三千
來迓擁元戎兩時頃入城君寔以鞍馬從自是帷幄
之謀無不與而機職領之如故名赴都堂稟議權臣

乙科是時殿撰章子美珠居京口負時望以兄之孫
子妻之因留婦家需次淮尉李祥甫庭芝制置淮東
君寔當飲 而同年進士錢淳甫真孫于制置使
有連姻又殿撰贅婿于是相携入淮南幕府淮尉書
考歷而已淮南幕府號小朝廷人物如林淳甫與君
寔能自植立其為人沉静寡言與人交不翕，熟凡
僚吏因公事過門要以主賓情接為貴而君寔過然
托處非謝舉謁告未嘗過閣有集慰尉持敬尊俎間
終日與衆客俱過制使以此雅器重之不欲撓拂其

志馴以舉格改合入官三遷至主管機宜文字分擬
諸房公事職無不舉京湖制使呂少傅薨詔李制使
改鎮江陵君寔仍以機宜在行襄陽失守李制使投
閑寓朱方君寔與親友朝暮見不以前疏為少後密
為多日從事詩酒如在山林間也未幾印制使應雷
卒于維揚閩治大敵壓境人心易搖金字牌命李制
使往維揚用乙夜絕江小駐瓜州維揚出鉄騎三千
來迓擁元戎兩時頃入城君寔以鞍馬從自是帷幄
之謀無不與而機職領之如故名赴都堂稟議權臣

誘進之君寔恬無自獻之意循比除提轄文思院出
為制置大使叅議官兼南淮東路提點刑獄公事淮
憲與浙右不侔既無臺治亦無公使供給以故多制
坦上介兼領因之望慕焉君寔處之晏如也事會艱
危制臣令赴闕奏請留中未幾隨至帥府過浙東景
炎新造君寔以端明殿學士叅贊都督軍事陳宜中
既得政兼將相權知君寔久在兵間歷諳戎事引以
自近多所諮訪君寔亦傾心贊助之期于能濟未幾
又不合予以言者被謫大將張少保世傑謂宜中曰

大業未濟人才有限動輒令臺諫排論人世傑若不
可相公意亦當如此宜中惶恐即日召還遷海上君
寔遂執政事海濱誅茅捧土為陛殿遇時節朝會君
寔端笏威服如立文石班未嘗少怠既罷則望海山
淒然至以朝服搵淚悲動左右草莽中百種疏畧君
寔隨宜裨補盡心力為之死祥興繼立兩軍相見于
崖山南軍大舟三日拖分前後中三部以對敵者為
前鋒而以中部居宸扆中堅反居其後前鋒失利波
濤掀舞旌旗交錯部伍為之混亂君寔出倉卒伏劍

驅妻子先入海號哭拜幼君陛下不可再辱拜起抱
幼君以匹練束如一體用黃金鑿腰間君臣赴水而
死己卯二月六日癸未也年四十二君寔在海上與
青原人鄧中甫光存善嘗手書日記授中甫曰足下
若後死以此冊傳故人僕嘗托黃唐佐圭從中甫取
冊不得姑以所聞輯為此傳用申桑梓之義先是僕
嘗序大畧成長句四韻率朋從賦詩或謂僕合疏一
傳存公之大體勿以詳畧為拘僕聞之泣下既而嘆
曰吾郡以忠孝聞死節有趙公師旦至行有徐節孝

先生今君寔得與趙公相望而其子乃先驅入海使
陸氏一枝無續趙公則有三歲孤兒不併死較之君
寔不其重可哀也然在當時趙公孤兒有收養者幸
而成人可為公後無他說至若君寔之子年已弱冠
假令不死托之何人此君寔寧有媿于節孝受無後
之罪而于趙公不能作烈士斷腕之事時世有不同
者庸豈知其心不爾然則傳其可以不作朋友之言
其可以不懷筆力短不能使潛德幽光浮于傳節斯
為可媿焉耳

文丞相傳補遺

淮陰龔開文丞相傳序其事甚備予每讀之未嘗不
廢卷流涕也丞相少以英才茂學射策冠多士踐服
中外官政歷有稱以勇于為義不為權臣所喜起
輒躋及德祐初始拔以大用而國已不可為矣王師
至吳門一日間超遷至右丞相奉命來使講辭足未
及轅門而大臣以國降矣既非丞相之志遂挺身而
竄崎嶇險阻危者數矣獲至于閩丞相將以有為也
而陳宜中忌之防之甚于防奸卒于以無成與國俱

滅噫宋國天亡之也否則丞相之志豈特一死而已
哉丞相既俘其夫人歐陽氏為大將軍將校所執將
逼而辱之夫人曰吾有死耳義不以潔白之軀辱于
賤卒夫吾天也夫既卒尚安可顧藉哉我獨安忍負
夫也遂自頌死丞相聞之哭而祭之曰節婦不事二
夫忠臣不事二君天地之間惟我與汝予既羨龔氏
能序丞相之忠之烈亦憾其無聞于夫人之義故書
之以補其闕文云尔

輯陸君寔輓詩序

處死丈夫之能事哀死朋友之至情因能事而寓至情幽明相須之理也至若無間親疎以近而能使人一切哀之如漢之李廣將軍知與不知皆為出涕此其理又安在哉故嘗其說于太史公傳贊有云彼其忠實心誠信于士大夫也曰否不然也夫李將軍英雄偉特人也當其窮而自裁非命與非義相為重輕義重則命輕命輕則不知死之為非故人之哀之也不復以以近親疎為間蓋知哭其私不知為人才世道悲也嗚呼以英雄偉特之人窮而自裁時人哀之

尚無間于以近親疎之別而况舍生就義為萬世經常立本而絕無僅有之事乎是固大忠之道也陸公君寔其謂是矣往僕自泉南回浙西聞公死事悲悼不勝情將以詩吊而不敢輕為懼傳聞失寔也及其既以有聞于鄉人尹聖字云得其詳于翟招討國秀翟得之莘侍郎來莘侍郎公安藕池人仕海上目擊其事可信無疑然後成長句一首併為之序又自惟念公之事在人心在天下後世願欲存一己之私非是于是乃遂謄寫庸似諸作者伏惟諸作者與之素交

或聞名而未之識或識而未至于稔一切以天理民
彝處之幸惠之詞異時刊刻以傳其庶乎其可也
詩無先後次第至則登載惟公出處大畧已見鄙文
或曰崖山敗時公位右丞相樞密使也雖然揆席本
兵皆一時外物不足以為公之重輕既哉其傳孰為
定名故字而不爵如布衣云 壬辰三月二十八日
淮陰龔開序

悼陸君寔

方回

亘古無斯事于今有若人龍綃同把手鮫室共沉身

蹈海言能踐憂天志不伸曾微一杯土魚腹瘞君臣
又 方鳳

祚微方擁幼勢極尚扶巔鼈背舟中國龍鬚水底天
羣存周已晚蜀盡漢無年獨有甘心皎長依海日懸

又

龔開

數闕天地人何預分在君臣理可無周粟如山夷叔
餒史書猶日白嬰誣舊邦新命方開化公法私情本
不渝忠義未湏論彼此後先崇長是昌圖

書龔聖予所撰文宋瑞陸秀夫二傳後

文字不關於經常特一藝耳若龔聖予所撰文陸二
傳事有根據言無支蔓此等文字當與天地古今同
為不朽百世之下一展卷之際尚能使人酸楚悲痛
不能已者何耶亦以秉彝好德之心千載一時不
容泯滅故也程確齋較刻宋遺民錄甚是盛舉予助
梓龔聖予一卷以足之觀者自當知所輕重矣

嘉靖甲申三月上浣休寧後學陽湖孫志道甫謹識

附錄薛方山浙江通志

新安程克勤嘗預修續通鑑綱目其于文宋瑞陸君

寔死節書文為樞密陸為僉書院事謂一以填海錄
等為據始君寔居厓山時日記二王事為一書甚悉
以授禮部侍郎鄧光薦曰君後死卓傳之後厓山平
光荐以其書還廬陵大德初光荐死其書存亡無從
知故海上之事後罕能知者今得填海錄閱其間教
事與番禺客語行朝錄等書參差不協是知此書不
無舛誤計非陸紀手筆之比程氏乃據以廢正史不
知其何見也

附錄錢牧齋重輯秦海遺錄序

余讀吳萊立夫桑海遺錄序稱淮陰龔開聖予所
作文宋瑞陸君寔二傳類司馬遷班固為所陳壽
以下不及也余往搜癸辛雜識見聖予水滸三十
六贊知為經奇之士因立夫之言求問其所為二
傳者而卒不可得意其蕪滅不復傳人間矣江陰
李君如一家多藏書有陶宗儀九成草莽私乘余
從借得之聖予所作二傳及君寔挽詩序皆具載
焉篝燈疾讀如聞嘆噫鬚鬢奮發張髮毛盡豎手
自繕寫不敢以屬侍史漬淚徹紙不數行輒掩卷

罷去也當似道專國時宋瑞累為臺諫臣劾罷中
外踐更席不暇煖年僅三十有七援錢若水例致
仕而君寔以乙科居廣陵幕府凡十有六年李制
置祥甫始上其名于朝當此時舉朝之視二人者
猶輕塵之棲弱葉惟不得埽而去之也迨北兵日
迫宋瑞由贛州勤王而君寔亦以奉請留中朝廷
之上始知有此二人嘻亦已晚矣宋瑞守平江陞
辭始達分鎮用兵之策朝議猶以其論濶遠書上
不報至景炎新造陳宜中猶以議論不合使言者

劾罷君寔張世傑力爭始召還嗟乎天下方胡馬
渡江翠華浮海此誠所謂中流遇風胡越相濟之
時已而大臣猶用機械鉅軋人言官猶用畢牘抹
殺人首尾應和如承平時故事一二勞臣志士奮
身于海滄橫流之中為國家任難卒使之有項不
得伸有唾不得吐駢首縮舌與社稷俱燼宋家三
百年宗廟一旦不食其所由來者漸矣蓋非獨似
道一人之故也天勞臣志士既得死所以報國
恩而酬人望者無餘事矣獨其志有所為而時事

不可為時事猶或可為而坐視其必不可為持忠
入地殺身無補千載而下攬其事者歎歎煩醒天
地改色靈風怪雨發作于敝楮渝墨之間而况立
夫之去宋季非立乎定哀者乎又况聖予之與君
寔同居幕府而身為遺老者乎嗚呼其猶可感嘆
也矣立夫所輯桑海遺錄既不可得而見而其序
幸存今又得聖予二傳則其書猶不止也余故錄
為一通藏之篋行題之曰重輯桑海遺錄與立夫
同時者黃文獻公潛作陸君寔傳後序補聖予之

闕逸訂新史之同異其文亦遷固儔也庸併著之
新史二傳多沿習聖予又已著于史故不復載武
夷謝朝臯羽者信公之客亦以遺老終猶君寔之
有聖予也其遺文以類附焉若有宋之遺民舊事
網羅放失不可勝記余藏書不多力未之逮也蓋
將遍訪諸好古君子如李君者以卒立夫之志焉
而為之序以發其端 萬曆四十七年夏四月前
史官錢謙益謹叙

附錄詩

厓山大忠祠 祀文信國陸丞相張少保 茶陵李東陽

國亡不廢君臣義莫道祥興是靖康奔走恥隨燕道
路死生惟着宋衣裳天南星斗空淪落水底魚龍欲
奮揚此恨到今猶不極厓山東下海茫茫

宋家行在日南遷虜騎長驅百萬鞭潮海有靈翻佑
賊江流非整枉称天廟堂遺恨和我策宗社深恩養
士年千古中華須雪恥我皇親為婦腥羶

又

新會陳獻章

天王舟楫浮南海大將旌旗仆北風世亂英雄多死
國時來胡虜亦成功身為左社皆劉豫志復中原有
謝公人衆勝天非一日西湖雲掩岳王宮

大忠祠次陳白沙韻

上元倪岳

人間惡鳥栖金屋海上樓船駕颶風國破忠臣惟有
死天亡捲土亦無功英雄俛仰成遺恨元氣分明托
數公千古翔龍何處是精魂依舊遶行宮

大忠祠次李西涯韻

無錫邵寶

水上浮城忽已墟龍宮真作帝王居生回故主時無

及死見先君地有餘一息尚存經合講百身莫贖史
空書從來獨許王陵正平勃雖賢恐未如

瓣香難救欲沉舟虜氣昏、暗九州今日魯連真蹈
海他年江統總含愁餘生未了東還計即死能忘北
向讐地下欲從行在所海陵潮撼朔風秋

題厓山大忠祠四首

長洲吳寬

休指厓山弔戰場忠魂以笑過錢塘三仁可少文丞
相一死如前李侍郎毒霧漲天橫沴氣落星浮海散
寒芒孤墳最是無坏土新廟依然有瓣香

颶母誰懷國事憂
回看夜壑已無舟
山河滿地皆胡馬
潮汐常時自海鱗
空使讖書符四廣
不教宗社復東周
孱兵到此誰非死
名姓紛紛惜未收
獨上高丘望大洋
晚風吹泪濕衣裳
何人忍恥修降表
當日臨危進講章
島國全身惟叛相
潭洲無事却勤王
史家未識留燕意
便把祥興係宋亡
厲階千古恨遼金
戮力終成國步侵
鼎足一時撐海角
旄頭終夜到天心
閒射虎兔空返寂
寞魚龍骨共成
臣節屢書猶不盡
欲將遺事托碑陰

謁文山祠用杜韻
時新作三忠祠于崇文門

外祀武侯穆武及公

華亭頌清

碧殿長松鎖十尋
晚雲將雪助蕭森
貂蟬不改厓山
公封信國時
金石疑聞孔壁音
祠在府南去星潮
帝在厓山
嗟往事北來祠廟豈
公心春風一掬唐衢
淚幾為先生濕短襟

謁文山祠

歷城邊 貢

丞相英靈消未消
絳帷燈火颶寒飈
乾坤浩蕩身難
寄道路間閑夢且
遙花外子規燕市
月水邊精衛浙

江潮祠堂二有西湖樹不遺南枝向北朝

雁門吊古

順德梁有譽

殺氣空濛下赤霄胡塵捲地翠華遙
邊潮獨憐島樹猶啣恨不待秋來却盡凋
問兔溺湘潭詎可招淚血氣添屋上蘚
靈風暮湧海誰悟當年識已真
汴杭回首總成塵憤無句踐三千
士死恨田橫五百人海上乾坤春夢短
屋前風雨客愁新
貞兔若作啼鴿去崑崙山頭哭萬巡
鍊石銜沙昔日心十年猶為一沾襟
朔方駿沒金甌

缺滄海龍歸玉壘沉雲斷野烏翻夕照
雨餘芳樹鎖秋陰
風光不似西湖景空使英雄感慨深

碣洲吊古

洲在吳川縣南宋端宗航海駐此
崩少帝即位尋徙屋門為元所滅

長興徐中行

一旅南巡瘴海邊孤洲叢樹繫樓船
從容卷土天難定
定急難防胡地屢遷丹鳳未傳行
在何黃龍虛兆改
元年當時血戰潮痕在常使英雄涕泣然

海門鯨浪吸碣洲諸將當年扈蹕游
赤岸至今迷御輦
蒼梧何處泣珠立行朝
草樹三千舍故國腥臊百

二州爭死厓山無寸補獨餘肝膽壯東流

過吉水弔文相國

安南使臣

吉水江頭係客舟緬懷丞相舊風流
堂大義勤王日耿孤忠就死秋
北伐自期終復漢東征誰謂竟
亡周一身獨任經常責肯戴南冠
學楚囚

讀文相國傳

餘干甘瑾

萬里胡天泣楚冠南雲歸計路漫
尚圖一旅興王易不念孤兒立國
難樓櫓海門西日暗劍歌江介朔
風寒九原負痛遺編在朔雪殘燈
掩淚看

厓山行

張憲

三宮銜啣壁國步燭天炎天隨風滅
間關海道續螢光力戰厓山猶一決
午潮樂作兵合圍一字舟崩遂不支
檣旗倒仆百官散十萬健兒浮血屍
皇天不遺一塊肉一瓣香焚海舟覆
猶有孤臣卧小樓南面從容就刑戮

宋遺民錄卷之十一

汪大有附錄五

汪水雲遺事

陶九成

汪元量先生大有號水雲元兵平杭日詩曰西塞山
邊日落處北關門外雨來天南人墮淚北人笑臣甫
低頭拜杜鵑又曰錢塘江上雨來天初乾風入端門
陣，酸萬馬亂嘶臨驚蹕三宮灑淚濕鈴鸞童兒勝
遺追徐福厲鬼終當滅賀蘭若說和親能靖國嬋娟
應是嫁呼韓此語尤悲哽先生詩有水雲集

題汪水雲詩集後

南陽廼賢

水雲汪元量字大有錢塘人以善琴受知宋主國亡
奉三宮留燕甚久世祖皇帝嘗命奏琴因賜為黃冠
師南歸時幼主瀛國公趙與芮駙馬右丞楊鎮故相
吳堅留夢炎叅政家鉉翁文及翁提刑陳杰青陽夢
炎與宮人王昭儀清惠以下世有九人分韻賦詩以
餞其行水雲之詩多記國亡時事與文丞相獄中倡
和之作文丞相又與馬丞相廷鸞章丞相鑑鄧禮部
光荐謝國史枋得劉大傳辰翁序其詩序集劉公又

為批點余間聞危太史言曰水雲身長玉立修髯廣
額而音若洪鍾歸後數往來匡廬彭蠡之間若飄風
行雲世莫能測其去留之跡江右之人以為神仙多
画其像以祠之像至今有存者其諸公所賦墨蹟嘗
見于臨川僧舍云余至京師因徐君敏道得水雲集
詩凡若干首多記亡國時事讀而哀之偶成二律以
識其後

三日錢塘海不波子嬰繫組納山河兵臨魯國猶絃
誦客過殷墟獨嘯歌鐵馬渡江功赫奕銅人辭漢涼

滂沱知章喜得黃冠賜野服間雲一釣策
一曲絲桐奏未休蕭、笳鼓禁宮秋湖山有意風雲
變江水無情日夜流供奉自歆南渡曲拾遺能賦北
征愁仙人一去無消息滄海桑田共白頭

汪水雲詩叙

杭汪水雲以布衣携琴渡易水上燕臺侍禁時、為
太皇王昭儀鼓琴奉卮酒又或至文永銀鑄所為之
作拘幽以下十操文山亦倚歌而和之昔者烏孫公
主王昭君皆馬上自作曲鍾儀之繫南冠而操土音

自作樂使人聽樂孰樂或謂作者之悲不如聽者之
樂聽者之樂復不如旁觀者之悲也汪氏之琴天其
使之娛清夜釋羈旅耶何其之至此也琴本出于
怨者聽之亦樂謂其能雪其心之所謂也當其奏時
如出乎人間落乎天下殆泊與淡相遭而卒歸于無
有其亦有足樂耶歸江南入名山着 冠據槁梧以
終又起而出于江湖迹者名人勝士以詩見其詩自
奉使出疆三宮去國凡都人憂悲憤嘆無不有及過
河所歷皇王帝伯之故都遺跡凡可喜可詫可驚可

痛哭而流涕者皆收拾于詩解其囊南吟北嘯如賦
史傳亦自有可喜余益不忍觀之孰不游也以琴遇
少琴能詩人少余欲盡其卷評之而不勝塵壺鬱也
則復使之進琴焉廬陵湏溪劉辰會孟書

書汪水雲詩後

吳人汪水雲羽扇綸巾訪予于幽燕之國袖出行吟
一卷讀之如風檣陣馬快逸奔放詢其故得于子長
之游嗟夫異哉乃為之歎曰南風之薰兮琴無絃北
風其涼兮詩無傳雲之漢兮水之淵佳哉斯人兮水

雲之仙一百五日廬陵文山天祥履善甫

余在武林別元量已十年矣一日來樂平尋見余且
卧病強欲一起迎肅不可得也家人引元量至榻前
相與坐語恍如隔世戚然有所感焉元量出示湖山
稿求余為序展卷讀甲子初作微有汗出讀至丙子
作潜然淚下又讀至醉歌十首撫席慟哭不知所云
家人引元量出余病復作不能為元量吐一語日因
題其集曰詩史三月十一日碧梧馬廷鸞翔仲樂州
人宋右丞相與似道忤辭位端宗
立召不至宋亡家居十七年卒

余讀水雲詩至丙子以後為之骨立再嫁婦人望故
夫之壘神銷意在而不敢出聲哭也水雲生長錢塘
晚節聞見其事奮筆直情不肯為婉變含蓄千載之
下人間得不傳之史山陽夜笛聞之者四壁皆為悲
咽正平搥搗聽之者三臺俱無聲韻噫水雲之詩其
能使人至如其感哉渡黃河歷太華望燕雲之日
慨易水之歌則水雲續集余尚能無感能無喜古
豢山周方、叔

琴嘗以琴事謝太后及王昭儀暨國亡親見蒼黃歸
附又展轉北行道途所歷痛心駭目不可具道留燕
日久尚能和王昭歌詩訪文丞相于囚中三宮幸得
不死沒者為青塚存者為浮屠皆史記所未有益昔
人紇干山頭之歌水西流朕東上之嘆世、勿生天
王家之恨一按披史冊尚能感涕君皆耳聞目見又
能寫為詩幽憂沉恨殆不可讀今君已入名山為黃
冠師飄然興亡得喪之外獨留此斷腸泣血遺千古
羞與千古恨昔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不能令孟嘗

君悲也及為言千秋萬歲後宗廟不血食高臺壞曲
池漸墳墓下嬰兒豎子採樵者躑躅而歌其上然後
孟嘗君泫然承臉周引琴而鼓之孟嘗君泣涕增哀
若破國亡邑之人况余亡國賊俘未聽君之琴而况
讀君之詩其泫然承臉已不可禁矣君謂余吾取琴
為先生鼓之何如余拭淚而謝之曰止、廬陵青山
趙文儀可 往時讀泣血錄為之淚下因嘆德祐之
事意必有杭之文章鉅公書于野史後人見而悲之
未必不若予今日之讀泣血錄也一日吳友汪水雲

出示類彙紀其亡國之感去國之苦艱閨愁嘆之狀
備見于詩微而顯隱而彰哀而不怨歔歔而悲甚于
痛哭豈泣血錄所可並也唐之事紀于艸堂後人以
詩史目之水雲之詩亡宋亡之詩史也其詩亡鼓吹
艸堂者也其愁思壹鬱不可復伸則又有甚于艸堂
者也噫水雲留詩與後人哀耶留詩與後人愁也可
感也敬賦二十字詩綴卷尾云吉人鶴田李珣元輝
天地事如許英雄鬢已斑淚添東海水愁壓北邙山

續琴操哀江南四章

謝翱

宋季有以善鼓琴見上者出入宮掖間汪姓忘其名
臨安不守太后嬪御北汪從之留宿薊門數年
而文丞相被執在獄汪上謁且勉丞相必以忠孝
白天下予將歸死江南及歸舊宮人會者十八人
醜酒城隅與之別援琴鼓再行淚雨下悲不自勝
後竟不知所在噫汪蓋死矣客有感之者為續琴
操曰哀江南凡四章

我赴薊門 四之一

我赴薊門我心何苦我本南人我行北土視彼翼軫

客星光、自陪輦轂久涉我行靡歲不戰何兵不潰
偷生有感就死無罪莽、黃沙依、翠華我皇何罪
忍卹我家

瞻彼江漢 四之二

瞻彼江漢截淮及楚起兵海隈亡命無所枕戈待旦
憤不顧身我視王室誰非國人噫嘻昊天使女縲綆
奸黨心寒健兒胆裂黃河萬里冰雪峩、爾死得死
我生何謂

我操南音 四之三

宋季有以善鼓琴見上者出入宮掖間汪姓忘其名臨安不守太后嬪御北汪從之留宿薊門數年而文丞相被執在獄汪上謁且勉丞相必以忠孝白天下予將歸死江南及歸舊宮人會者十八人醜酒城隅與之別援琴鼓再行淚雨下悲不自勝後竟不知所在噫汪蓋死矣客有感之者為續琴操曰哀江南凡四章

我赴薊門 四之一

我赴薊門我心何苦我本南人我行北土視彼翼軫

客星光、自陪輦轂久涉戎行靡歲不戰何兵不潰
偷生有感就死無非莽、黃沙依、翠華我皇何罪
忍卹我家

瞻彼江漢 四之二

瞻彼江漢截淮及楚起兵海隈亡命無所枕戈待旦
憤不顧身我視王室誰非國人噫嘻昊天使女縲綬
奸黨心寒健兒胆裂黃河萬里冰雪峩、爾死得死
我生何謂

我操南音 四之三

我操南音爰酌我酒風摧我裳冰裂我手薄送于野
曷云同歸自詔伊阻不得奮飛持此盈觴化為別淚
昔也姬姜今焉憔悴山高水遠無相見時各保玉體
將死為期

興言自古 四之四

興言自古使我速老麋鹿是游姑蘓荒草起秣我馬
徘徊舊鄉江山不改風景忽止誰觸塵埃不見日月
梨園雲散羽林鳥沒吞散躑躅悲風四來爾非遺民
何獨不哀

跋

古續琴操哀江南者四章，四解或傳粵人謝翱作
讀其詞甚悲因其詞以推其心則其所悲又有甚于
此辭者謂非翱作不可也當宋季年元兵壓境兩宮
且以琴酒自娛故老言度宗在宮中嘗以壺觴自隨
晝日不醉權臣弄國江上之師不暇一戰反以捷聞
蓋必有以壅塞其耳目蠱惑其心志而然歟否則慄
栗危懼之不卹而又何樂于酒藉令長江天塹北軍
不能飛渡安能坐守東南數郡為一龜茲國哉梁蕭

繹時江 戒嚴百官戎服聽講老子中既輟講謀者
言魏軍不出四境帖然又復開講一日以至力屈就
擄身困縵幕雖拔刀斫案不得悔噫宋季然矣夫人
者乃能以善鼓琴見上吾意其其不為鄒忌必為雍
門周縱不能一悟主聽使之少有更張亦能使之立
若破國亡邑至聞疾風飛鳥之殺窮、烏固無樂矣
及大事已去獨其心快、奔走萬里若不釋然者嘻
亦晚矣天寶盛時歌者李龜年恩遇無比祿山亂龜
年流落江南每歌教闋四座莫不歎息泣下又况天
地黯然山河頓異使夫人者尚在庸不有以泣龜年
者泣之乎予謂琴操多出于憂愁窮苦之人而有所
守者翺之于辭遠契焉故錄之若曰南風不競則自
古見之矣尚何言哉金華吳萊跋

贈汪水雲

李吟山

青雲貴客玉麟兒曾逐鑾車入紫園王母窓前窺面
日太真膝上画眉時滄溟水濶龍何在華表秋深鶴
未歸三尺焦桐千古意黃金誰與鑄鐘期

摸魚兒送汪水雲之湘

王學文

記當年舞衫零亂淋鈴忍按新闌杜鵑枝上東風晚
點、淚痕凝血芳信歇念初試琵琶曾識闌山月怨
絃易絕奈笑罷顰生曲終愁在誰解寸腸結 浮雲
事又作南柯夢徹一簪聊寄華髮乾坤桑海無窮事
不歷昆明初劫誰共說都付與焦桐寫入梅花疊黃
花送客休更問湘魂獨醒何在沉醉浩歌發

送汪水雲入湘

吳仁傑

碧水波翻海亦推奮身鰲背護蓬萊忍隨天上紅雲
散却馭閑中紫氣回天道有常須變化玄閑無鑰任

敲推携琴更拜蒼梧野

南薰入夢來

浮丘道人招魂歌

汪大有

有客有客浮丘翁一生能事今日終嚙繒雪窖身不
容寸心耿耿摩蒼空睢陽臨難氣充塞大呼南八男
兒忠我公就義何從容名垂竹帛生英雄嗚呼一歌
兮歌無窮魂招不來何所從

有母有母死南國天氣黯淡殺氣黑忍埋玉骨崖山
側蓼莪劬勞淚沾臆孤兒以忠報罔極舌剖心命
何惜地結萋弘血成碧九泉見母無言責嗚呼二歌

兮歌復憶魂招不來長歎息

有弟有弟隔風雪音息不通雁飛絕獨處空廬坐縲
絏短衣凍指不能結天生男兒硬如鉄白刃飛空肢
體裂此時與女成永訣汝于何地收兄骨嗚呼三歌
兮歌殺啣魂招不來淚流血

有妹有妹天一方良人去後逢此殃黃塵暗天道路
長男呻女吟不得將汝母已死埋炎荒汝兄跣足行
雪霜萬里相逢淚滂，驚定拭淚還悲傷嗚呼四歌
兮歌欲狂魂招不來歸故鄉

有妻有妻不得顧饑走荒山汗如一朝中道逢狼
虎不肯偷生作人婦左掖虞姬右陵母一劍捐身剛
自許天上地下吾與汝夫為忠臣妻烈女嗚呼五歌
兮歌殺苦魂招不來在何所

有子有子衣裳單皮肉凍死傷其寒蓬空煨燼不得
安叫怒索飯飢無餐亂離走竄千里山荆棘蹲坐膚
不完失身被係淚不乾父聞此語摧肺肝嗚呼六歌
兮歌欲殘魂招不來心鼻酸

有女有女清且淑學母曉粧顏如玉憶惜狼狽走空

谷不得還家收骨肉關河喪亂多殺戮白日驅人夜
燒屋一隻白壁委溝瀆日暮潛行向天哭嗚呼七歌
兮歌不足魂招不來淚盈掬

有詩有詩吟嘯集紙上飛蛇歎香汁杜陵寶唾手親
拾滄海月明老珠泣天地長留國風什鬼神呵護六
丁立我公筆勢人莫及每一呻吟淚痕濕嗚呼八歌
兮歌轉急魂招不來風習々

有官有官位卿相一代儒宗一敬讓家止國破身漂
蕩鉄漢生擒今北向忠肝義胆不可狀要與人間留

好樣惜哉斯文天已喪我作哀章淚悽愴嗚呼九歌
兮歌始放魂招不來默惆悵

附錄錢牧齋水雲詩跋

錢塘汪元量字大有以善琴事謝后及王昭儀國
亡隨而北後為黃冠師南歸其詩見鄭明德陶九
成瞿宗吉所載僅三四首夏日晒書理雲間人鈔
書舊冊得其詩二百二十餘首手寫為一帙湖州
歌九十八首越州歌二十首醉歌十首記國亡北
徙之事周詳惻愴可謂詩史有云第二筵開入重
君王把酒勸三宮醢酥割罷行酥酪又進椒盤剥
嫩葱又云客中忽又重陽滿酌蒲萄當菊觴謝

后已叨新聖旨謝家田土免輸糧與鄭明德所載
花底傳籌殺文六更風吹庭燎滅還明待臣寫罷
降元表臣妾簽名謝道清合而觀之紫蓋入維青衣
行酒豈足痛哉水雲作謝后挽詩曰事去十年速
愁來一死遲國滅君死幽蘭軒之一燼詎可以金
源為夷狄而易之乎余欲續吳立夫桑海遺錄卒
卒未就讀水雲詩畢援筆書之不覺流涕漬紙

崇禎辛未七夕牧翁記

宋遺民錄卷之十二

梁隆吉附錄六

梁先生詩集叙

先先姓梁諱棟字隆吉其先湘州人曾祖諱翼字羽
之祖諱琛字仲玉父諱定字安道皆仕金國金亡安
道公過江南寓鄂州先生以壬寅年十二月十六日
生于鄂後遷鎮江弱冠領漕薦戊辰登龍飛第初選
寶應簿丁父憂壬申再調錢塘仁和尉辟入帥幕一
時鼓名張甚甲戌避地建上丙子宋亡歸武林間處

守道安貧澹如也弟諱柱字中砥入茅山從老氏學
先生依焉庚寅遭詩禍自是名益聞卜居建康時往
來茅山中江東人士從學甚衆乙巳歲七月七日無
疾坐逝壽六十有四葬城南鳳臺西鄉先生平日好
吟詠藁無存者門人問曰先生何故不存藁答曰吾
詩堪傳人將有腹稿在可謂名言惟先生清風峻節
無媿古人世罕知者詩抑未耳先生豈欲以是名世
願詩無傳孝子慈孫不忍也乃集門人所記者得
古律絕若干首樂府若干首并錄其平生出處大槩

以俟後之君子云皇慶癸丑上元金華胡迺書

大茅峰

梁棟

杖藜絕頂窮追尋青山世路爭崕嶽碧雲遮斷天外
眼春風吹老人間心大龍上天寶劍化小龍入海明
珠沉無人更守玄帝鼎有客欲問秦皇金顛崖誰念
受辛苦古洞未易潛幽深神光不破黑暗腦山鬼空
學離騷吟我來俯仰一慷慨山川良昔人民今安得
長杠撐日月華陽世界收層陰一鼓長嘯下山去草
木為我留清音

四禽言

不如歸去錦官宮殿迷烟樹天津橋上一兩聲叫破
中原無佳處不如歸去

脫却布袴貧家能有幾尺布織盡寒機無得裁可人
不來庶叔度脫却布袴

行不得也哥、湖南湖北春水多九疑山前叫虞舜
柰此乾坤無路行不得也哥、

提葫蘆年來酒賤頻、沽衆人皆醉我亦醉衰哉誰
問醒三問提葫蘆

金陵廢宮

六代俄然又一唐青山坐閱幾興亡心知江左非王
業口說中原是帝鄉落日有時登北固春風吹夢錢
塘荆墳檜宅依然在留與寒烏衣話短長

鳳凰臺

白髮以孤鸚鵡盃碧梧自老鳳凰臺管夷吾亦僅如
許李謫仙今安在哉城廓是非秋雨外江山形勝暮
潮來小留只等中秋月且放青冥萬里開

白鷺亭

荻花蘆葉老風烟獨上秋城思渺然白鷺不知如許
事赤鳥又隔幾何年六朝往事秦淮水一笛晚風江
浦舡我輩人今竟誰許只堪漁艇夕陽邊

雨花臺

孤雲落日倚西風歷歷興亡望眼中山入六朝青未
了江浮五馬恨無窮客愁已付葡萄綠迤雨空餘瑪
瑙紅我亦欲談當世事無人喚醒紫髯翁

題寅叔小園

深巷渾無市井喧主人有客便開樽教竿修竹三間

屋幾樹間花一畝園楚岫和雲移怪石秦淮流月下
高原此身且比淵明樂母在高堂子候門

久雨有感二首

冥雲生八荒驟雨忽然至中宵揭屋破漏濕無處避
淋淋不得乾僵立見憔悴嬌兒莫啼哭少須待晴霽
少年不學嫁老大生理拙入山採黃精窮冬一尺雪
虎狼正縱橫原野有白骨傷心重傷心吾飢何足惜

贈嘉興徐同年

惜憶昔青龍在戊辰馬蹄同踏杏園春歸田令尹空

書晉執戟郎君畫美新萬事不醒中酒聖一貧無柰
詔錢神相逢莫效窮途哭自古求仁要得仁

野水孤舟

前村雨過溪流亂行路迷漫多間斷孤
畫日少人來小舟繫在垂楊岸主人空有濟川心坐見門前水
日深袖手歸來茅屋下任他鷗鳥自沉浮

登鳳凰臺

枕寒流碧縈衣帶高臺平與雲倚燕來鶯去誰為主
磨滅謫仙吟墨愁思裡待說與山靈還又羞拈起蕭

韶已矣 竹寔風摧桐陰兩瘦景物變新麗 江山

在認得劉郎何寄年來散譽休廢英雄不博騰脂井
誰念故人衰悴時有幾便鳳去臺空莫厭頻游此興
止過耳任北雪迷空東風換綠都付夢和醉 右調

黃葵

乾坤有正氣間色皆為臣名葩據中央紅紫誰敢憐
傾日不忘君衛足恐傷身冥然無知識忠孝出本真
林、天地間戴履而為人明靈秀萬物孰不尊君親
嗟、叔季後利欲泯天倫邈哉望帝國產此瑞世珍

九夏不趨炎三月不爭春高秋風露冷孤標出清塵
背時還獨立攬芳淚沾巾

金陵三遷有感

憔悴城南短李紳多情烏帽染黃塵讀書不了平生
事閱世空存後死身落日江山宜喚酒西風天地正
愁人任他蜂蝶黃花老明月園林是小春

淵明携酒圖

淵明無心雲纔出便岫東臯半頃林所種不常有苦
恨無酒錢閒却持盃手今朝有一壺携之訪親友惜

無好事人能消幾壺酒區區謀一醉豈望名不朽間
吟籬下菊自傳門前柳試問劉寄奴還識此人否

春日郊游和友人韻

憶昔東風御柳斜枯腸一日萬迴車壯心難起泥中
絮老眼休羞看霧裡花巷陌幾家無主燕池塘一種
在官蛙江南寒日無烟火白晝沉似月華

春夢念奴嬌

一場春夢待從頭說與旁人聽着罨画溪山紅錦障
無燕歌鶯臺閣碧海傾春黃金買夜猶道看承薄雕

香剪玉今生^今世盟約 須信歡樂過情間 嗔冷妬一
陣東風惡 韻白嬌紅消瘦盡 江北江南零落骨朽心
存恩深綠淺 忍把羅衣着 蓬萊何處雲濤天際冥漠
送李北山歸建康

人生無百年 胡為在遠道 游子悲故鄉 王孫怨芳草
有田歸去來 無田歸止好

又

貧賤有餓死 富貴履危機 東海不可漁 西山採無薇
四方已一氣 我今將安歸

宋遺民錄卷之十三

鄭所南附錄七

先生名所南字思肖號億翁福州人宋末太學生也
博學多技能為文不以草而豪怪可愕又善畫蘭
戒即毀之人求之甚靳值元氏位中國坐必南向人
詢之則曰夷狄入中國為萬世之大變聖人書狄以
為大戒今日士大夫恬不知恥反為大競吾不忍也
當世無不憾之貴要者求其蘭尤靳弗與庸人孺子
頗契其意者則與反弗計然亦不畫土人詢之則亦

曰一片中國地為夷狄所得吾忍畫耶凡平日所作詩多寓意于宋若題鄭子封書塾曰天垂古色映柴門千古傳家事具成存此世只除君父外不曾重受別人恩譏宋之臣子復仕于元也若題其西蘭曰求則不得不求或與老眼空濶清風萬古訕一世之士無足當其意也若題其西菊曰花開不並百花叢獨立踈籬趣未窮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墮北風中自謂志節不為元氏富貴所奪也若題其畫像曰不忠可誅不孝可斬敢懸此頭于洪荒之表為天下不

忠不孝之榜樣訕夫忘國而事仇者也平生寡慾而好游凡遇窮山大澤必弥日忘返咄、書空心與口語人爭事^視之彼則蔑如也著書甚多行于世者有太極祭煉文一帙多隱語艱苦難讀莫知所謂書後題十一字云大無工十空經臣歐血三斗書此後有具眼者當識之好事者或藏于家後以壽終葬于姑胥之西所謂所南者以南為所也憶翁憶乎宋也思肖者思乎趙也凡其為人類若此修宋史者遺其人故宋史中無傳余故僭而為之傳云

論曰蜀孟昶侈肆之後豪右爭相誇尚石恪生于其時
畫殊形詭狀以辱之彼所南者無乃恪之徒與昔王
哀痛父非命終身不東向而坐夫君父一道也彼所
南者抑又哀之徒與嗚呼自有天地以來所以彝倫
不墜者以有節義為之開也通圓者哂其狃介又孰
知有決不為者六

聖人之決取乎

鄭所南小傳

鄭思肖字憶翁號所南福之連江透鄉人也祖咸卒
于枝江縣主簿父震字叔起號菊山淳祐道學君子

為和靖書院山長景定壬戌卒于吳葬長洲縣甌山
母樓氏妹為立比尼名普西公太學上舍應博學宏
詞科侍父來吳寓條坊巷元兵南下扣關上太皇太
后幼主疏辭切直忤當路不報初諱某宋亡乃改今
名思肖即思趙憶翁與所南皆寓意也素不娶孑然
一身念一不忘形言于詩文中如過徐子方書塾
云不知今日月但夢宋山川題鄭子封寓舍云此世
但除君父外不曾別受一人恩寒菊云寧可枝頭抱
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贈人云天下皆變吾觀其不

變惟其不變乃所以變其變者物也不變者道又云
古人重立身今人重養身立身者益超乎千古之上
與天地周流于不識不知之天也養身者惜一粟以
活微命役于萬物死于萬變者也何足道哉遇歲時
伏臘輒野哭南向拜人莫測焉聞北語必掩耳亟走
人亦知其孤僻不以為異也坐卧不北向偏其室曰
本穴世界以本字之十置下文則大宋也精墨蘭自
更祚後為蘭不畫土根無所憑藉或問其故則云地
為番人奪去汝猶不知耶不欲與雖迫以勢權不可

得也天日本中峰禪林之白眉聞公名欲見未果偶
會于孝子梅應發家一見各默不語坐久之本忽云
所南何不說法曰两眼對两眼無法可說及別去本
又云博學老子公即云世法和尚趙子昂才名重當
世公惡其宗室而受元聘遂絕之子昂教往候之終
不得見嘆息而去無何貨其所居得錢則週人之急
田亦舍諸刹惟餘數畝為衣食資語佃客曰我死則
汝主之蓋不以家為矣自是無定跡吳之名山禪室
道宮無不遍歷多寓城之萬壽覺報二刹疾亟時囑

其友唐東嶼曰思肖死矣煩為書一位牌當云大宋不忠不孝鄭思肖語訖而卒年七十八蓋公之意謂不能死國無後也自贊其像曰不忠可誅不孝可斬可懸此頭于洪荒之表以為不忠不孝之榜樣宋社既墟適意緇黃自稱三外野人嘗著大無工十空經一卷空字去工而加十宋字也寓為大宋絰造語竒澁如瘦詞莫可曉自題其後云臣思肖嘔三斗血方能書此後當有巨眼識之又著釋氏施食心法一卷太極祭煉一卷謬餘集一卷文集一卷自叙一百

二十圖詩一卷與菊山先生詩集並行于世

題鄭所南行錄後

右所南先生行寔一卷吳門唐謙自牧所纂錄也錄成以示予、讀之至其末云公之行可尚惜然、為作傳姑記其槩如此因嘆曰自牧之錄此其有關於世教哉蓋先生亡國一太學生耳非有官守言責而身祿位之崇也顧其不屈也若是則夫受國恩承願託乃俯首帖耳若無所與而諉曰運數有歸者獨何心哉先生遂至于終自坐卧未嘗北向則其秋霜烈

日之難犯者益凜乎不可嚮迩矣故其歿也平日之
覲然自欺而不能無媿畏于先生者方自慶幸又烏
肯執筆以發揮之也哉此先生之高節峻行所以日
遠而日忘也今自牧乃能于篇章殘廢之餘故老凋
零之緒綴拾繁綴得不至于盡泯而其賢不肖用心
之不同于此可見矣嗚呼使伯夷之風不聞于後世
頑夫安得而廉懦夫安得而立哉予故曰自牧之錄
此有關於世教也歲癸卯三月姑蘓王行書
王行字
止仲坐
死藍黨

題宋太學鄭上舍墨蘭并序

梧溪王逢

公諱忠肖字所南肖與南何居羨不忘趙北面他
姓也世家三山曾大父咸仕宋父起淳祐道學君
子公太學上舍應博學宏詞科會元兵南叩闕上
宋太后幼主疏不報國初諸父老猶能記誦之語
切直犯新禁俗以是爭目公遂變今名隱吳下
所居蕭然坐必南向遇歲時伏臘輒野哭南向拜
而返人莫測識焉有田三十畝邑宰素聞精墨蘭

不妄與人因給以賦役取之公怒曰頭可得蘭不
可得宰心竒而釋之又嗜詩題蘭曰玉佩臨風挽
不回暮雲長合楚王臺青春好在幽花裡招得香
從筆硯來過徐子芳書塾云天垂古色焰柴門昔
日傳家事具存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曾別受一人
恩寒菊云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禦
寒不藉水為命去國自同金鑄心其為文操行率
類此晚年益究天人性命之學竟以壽終

舊傳獨行老康成文物衣冠魯兩生甘與秦民潛避

世恥為殷士裸如京天池水淺鯤南息衡岳峯高雁
北征三百運終遺墨在秋風九畹不勝情

鄭所南宅樂橋東條坊巷

所南遭宋末痛國是日非上書切言之宋亡不顧
產業寄僧身舍嘗面南哭泣坐立不北向其菊花
詩有曰寧向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
自從宋鼎被遷移此宅飄零棄與誰人問先生垂淚
答國亡何用念家為

題鄭所南畫蘭

朱凱

通民錄卷之三
渚宮春冷北風寒九畹蕭條入塞垣老死靈均在南
國百年誰為賦招魂

